

# 俄狄浦斯漂流记

(比)亨利·博寿 著 韩树站 译

群众出版社



登录号 - 091034

分类号 T.564.145

种次号 002

# 俄狄浦斯漂流记

(比) 亨利·德海 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俄狄浦斯漂流记

Henry Bauchau

ŒDIPE SUR LA ROUTE © ACTES SUD, 1990

根据法国南方行动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图书出字 01—1995—014 号

版式设计:祖立文

俄狄浦斯漂流记

[比]亨利·博寿著

韩树站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176 千字 插页 2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014-1335-5/I·482 定价: (平) 8.80 元  
(精) 14.00 元

印数: 0001—3000 册

## 译者的话

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杀父娶母的故事在西方流传很广。《俄狄浦斯漂流记》即是取此故事中的一个片断加以敷演而成。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俄狄浦斯自离开忒拜直至投入地府的黑门，精神上得到最后的解脱这一段曲折的经历。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完整的故事，这里先把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情节作一简单交待。

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国王和母亲伊俄卡斯忒膝下无子。后来拉伊俄斯得到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谕，说他可以得到一个儿子，但命运女神规定他必然死在儿子之手。夫妻二人没有听从神谕的告诫，生下一个儿子。这时他们才想起神谕。由于害怕受到命运的惩罚，他们便让人把新生儿子的两个脚踝骨刺穿，捆上皮带，扔在喀泰戎

山上。奉命执行这一指令的牧人怜悯无辜的婴儿，便把他交给了为另一个国王波吕玻斯牧羊的牧人。受命的那个牧人回去复命时假言婴儿已经丢弃。于是拉伊俄斯夫妇确信孩子已死，阿波罗的神谕绝对不会实现了。

波吕玻斯和妻子墨洛珀抚养俄狄浦斯长大，使他成为一个青年王子。后来俄狄浦斯听说自己不是波吕玻斯的亲生儿子，便暗自求得了阿波罗的神谕，可这神谕却说他必将杀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并娶自己的生母为妻，生下可恶的子孙留传在世。后来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误杀了一位老人，却不知那果然正是他的父亲拉伊俄斯。

不久，一个可怕的怪物斯芬克斯在忒拜城外出现。她蹲在悬崖上面，以智慧女神缪斯教给她的隐谜询问忒拜人，凡猜不中的过路人便被她撕碎吞食。新任国王是伊俄卡斯忒的兄长克瑞翁。他做出许诺，无论是谁，只要能为了忒拜城斩除这个恶怪，就可以获得王国并娶他的妹妹为妻。这时俄狄浦斯来到忒拜，正确地解答了斯芬克斯的隐谜，使她又羞又气，跳下悬崖摔死。从此俄狄浦斯成了忒拜国王，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先后生下双胞胎长子波吕尼刻斯和次子厄忒俄克勒斯以及长女安提戈涅和次女伊斯墨涅。

神祇在国内降下瘟疫，人民深受其害。百姓祈求俄狄浦斯援救。克瑞翁求得了阿波罗的神谕，要他们铲除杀害国王拉伊俄斯的血腥罪恶。俄狄浦斯请来预言家忒瑞西阿斯，弄清了自己正是杀害生父的凶手，并同自己所爱的生母在罪恶中过着夫妻生活，神祇因此而迁怒于人民，降下瘟疫以示惩罚。伊俄卡斯忒明白真相后上吊而死，俄狄浦斯则刺瞎双眼，不愿再见自己的罪恶。他任命克瑞翁为他的两个幼子摄护王位，并保护

他的两个幼女。他自己则由于罪上加罪，甘愿被放逐出国。<sup>①</sup>《俄狄浦斯漂流记》一书即是从他离开忒拜城写起，详述了他漂流四方的艰难历程，他为赎罪而做的一切，他如何征服对手，战胜困难，灵魂得到净化，精神得到解脱，直至消失在雅典的圣林之中。

本书作者亨利·博寿先生是比利时著名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他生于1913年，从1975年起寓居巴黎。他的作品有《成吉思汗》(1960)、《撕裂》(1966)和《黑人军团》(1972)等十几种。《俄狄浦斯漂流记》是他的近作，出版以后受到广泛的欢迎。据译者所知，该书的意大利文本已经出版，英文本和日文本也将问世。在中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曾就书中的唱词如何正确理解向作者求教，并很快得到他的详细解答。翻译结束以后，译者恰好有机会去巴黎访问，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多次与作者聚谈。这位耄耋之年的作者表示对中国神往已久，可惜出自种种原因，未能亲往，如今年事已高，恐怕难以如愿。他热切地期待着他的作品的中文本早日出版，以稍稍弥补这一终生的遗憾。

本书原出版者法国“南方行动”出版社和比利时法语区政府对中译本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5年3月1日

---

<sup>①</sup> 详见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献给洛尔<sup>①</sup>

---

① 作者的妻子。她对《俄狄浦斯漂流记》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译注

## 家 谱 表

卡德摩斯  
(忒拜城的创始人  
和第一任国王)

波吕多洛斯

拉布达科斯

拉伊俄斯

彭透斯  
(忒拜城的第  
二任国王)

俄克拉索斯

墨诺扣斯

伊俄卡斯忒

克瑞翁

俄狄浦斯

波吕尼刻斯

厄忒俄克勒斯

安提戈涅

伊斯墨涅



## 目 录

### 家谱表

- 一 俄狄浦斯的眼睛…………… ( 1 )
- 二 克里奥斯…………… ( 13 )
- 三 阿勒西翁…………… ( 47 )
- 四 安提戈涅的拒绝…………… ( 74 )
- 五 波浪雕像…………… ( 83 )
- 六 夏至…………… ( 118 )
- 七 迷宫…………… ( 126 )
- 八 卡里奥浦和鼠疫患者…………… ( 146 )
- 九 忒拜之门…………… ( 168 )
- 十 孔斯当斯…………… ( 176 )
- 十一 高岗的故事…………… ( 186 )
- 十二 青年女王…………… ( 201 )
- 十三 夜狗…………… ( 215 )
- 十四 科罗诺斯之路…………… ( 224 )

- 十五 那尔塞斯对狄奥提墨的陈述…… (240)
- 十六 向阳之路…… (253)

## 一 俄狄浦斯的眼睛

俄狄浦斯受伤的眼睛流了很长时间的血，现在已经在结疤。在他脸上再也看不到那忧伤的眼泪，而看到过他那眼泪的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好像那眼泪是从自己的血迹斑斑的眼睛里流出来的一般。伊俄卡斯忒死后笼罩着宫殿的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气氛正在消散。克瑞翁恢复了往日的习俗和礼仪。但在忒拜城，谁都感到有一种危险的和隐蔽的裂痕依然存在。

俄狄浦斯用了将近一年之久的时间才明白过来。是的，他的儿子们在骚乱，在争吵；是的，城中不时隐约传播着伤心的谣言，然而掌权的克瑞翁却显得沉着又沉着。他知道俄狄浦斯终有一天会再也等不下去。他在等什么呢？

这天夜里，俄狄浦斯没有再梦见科林斯上空那只白色的硕大的海鸥。这只海鸥的形象曾经使他经受住了那无穷无尽的时

间的折磨，一直到了今天。然而他却梦见一只鹰在天空盘旋，时而遮住天空的星星。它以一个漂亮的动作，直向地面俯冲下来。靠近地面时，它很响声地煽动翅膀，吓唬它的猎物，而俄狄浦斯正是这个猎物。他纵身一跳，逃过鹰的捕捉。他全身的气氛都处在警戒之中。他立刻醒了过来，准备投入战斗。

清早起来，安提戈涅不顾哥哥们的阻止和侍卫的反对，进入厅堂。她说：“父亲，你在唤我，你没有这个权利的。”自从悲剧发生以来，他还一直不曾说话。所以，听到他的答话“我有这个权利，可是我谁都没有叫呀”时，她吃了一惊，愣着说不出话来。她用眼神询问侍卫。侍卫示意俄狄浦斯并没有召唤她，她便走了出去。

过了几个时辰，她又再次折回：“父亲，你在唤我。你在心里不停地唤我。”她没有哭。他想她善于自持。“明天一早我就走了。你与伊斯墨涅一起把我送到北门。”“到哪里去呢？”他以可怕的声音吼道：“不管什么地方！哪里都行，离开忒拜！”他平静下来，示意她走开，最好别再多说一句话，因为侍卫已经溜走了。他是去向克瑞翁或她的两个哥哥报告去了。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大厅里凶狠地监视着。

翌日，街上空空荡荡，门窗全都关闭。可以看出士兵们干得很好，市民们都已得到了通知。

伊斯墨涅把拴在腰带上的葫芦递给他。安提戈涅递给他一个手杖。他用手掂量了一下手杖，高兴地辨出了他所熟悉的東西。这是他最喜爱的长枪的木柄。他想到：“这是我的儿子们的临别赠礼。”他忘了安提戈涅像男孩儿一样也会挥舞长枪和梭标，各种武器样样精通。街上寂静无声，只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俄狄浦斯的手杖探路时碰在石板上的声音。他们走

到城门口。波吕尼刻斯从暗处走了出来。他独自一人开门，无需别人帮助便把坚固的大铁门推到一旁。手持武器的厄忒俄克勒斯站在城墙上巡视着城市和北方的道路。这条道路先是穿过花园和田野，然后很快成为一条布满车辙和洼坑的小径。

心灵手巧的伊斯墨涅自从他们离开宫殿以后一直不停地小声哭泣。安提戈涅的眼泪干涸了。她的心碎了。她正被一件荒唐而又吓人的小事搞得左右为难。她一只手拉着父亲，为他引路，另一只手拿着昨晚准备的袋子和伊斯墨涅的葫芦。这是他不管去哪里都要用来行乞的口袋。一想到或一看到俄狄浦斯王正在讨饭，她就感到难过。她未能在宫殿里把袋子交给他。现在他就要长久地，也许是永久地与她们分手了，就要迈出那个可怕的城门了，她还是不能下定决心交给他。可是时间越来越紧了，因为，照他的做法，他是要很快就诀别的。他拥抱她们，对她们简短地说了一些什么。她还没有听明白，他就已经转身走了。他走出大门。她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和手杖声。手杖触在石子路上的声响与触在城里石板路上的声响不同。她看到他那宽阔的背，那高大的身躯正在远去。她弯着胳膊，伤心地拿着这个可笑的口袋。这个口袋将使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她一直没有哭出声来。她呜咽着，没有眼泪，甚至——她，自豪的安提戈涅——还大声嚷着。伊斯墨涅害怕了。她结结巴巴地说：“来！我们回去吧！”而她们的父亲，一个瞎子，孤身一人就要不知去什么地方了。安提戈涅推开企图拉住她的波吕尼刻斯。她叫道：“等等我！”同时跑着冲向大路。她终于赶上了俄狄浦斯，但她已气喘吁吁。经过一路奔跑，加上心情激动，她感到疲惫不堪。她对他说不出一句话，也未能把

袋子交给他。他停来说：“安提戈涅，回去，谁也不该跟我来！”他又重新上路了。听到他说这话的声调，她的心都凉了。这不是一个父亲的命令，这是城市和保护城市的可怕神祇们的判决。她跑回忒拜。波吕尼刻斯站在城门口。他没有关上城门，在等她回来。这是多么幸福呀！他向她张开手臂，她哭着扑进他的怀抱。他长得高大、强壮，像俄狄浦斯一样美，但不像俄狄浦斯一样把她抛弃。她爱他，而波吕尼刻斯作为男孩、王子和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总地说来也爱她。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和肩膀，奉承她，安慰她，就像对他的马匹那样。他说必须遵从俄狄浦斯的意愿，由他去吧。他并不考虑这是否真的是他的意愿。他拉住她的胳膊，试图把她拉进城去。她反抗着。她想留在城门的这一侧，哭泣再哭泣。他忍耐着。但为俄狄浦斯确定的出发时刻已经过去了。他要她去追赶伊斯墨涅，他好关上城门。她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忒拜的所有城门今天都要关闭，一直关闭三天，以便举行涤除城市罪恶的仪式。这是命令。她突然明白过来：这是命令，昨晚已经下达。这项命令禁止俄狄浦斯走向城里，完全不许他回头。这是他们的命令。她不接受这个命令，永远不会接受。波吕尼刻斯烦躁起来。他催她赶紧迈进城门。他想强迫她。

他错了，因为她做出了一个突然的动作，使哥哥吃了一惊。她抽出身来，向他投去藐视的目光，与他而对面站着。她缓缓后退，准备抵抗。波吕尼刻斯感到痛心，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不该同这个粗野的女孩子如此争执。但他生气了，因为时间不多，而命令是非遵守不可的。厄忒俄克勒斯正在上方监督。城门必须关闭，任何违背原订计划的行为，他都不能容忍。那就让她经历一番动荡不定的生活去讨饭吧，连她自己也想不

到会很快就回到这里来的。他突然念及兄妹之情，遂从腰带上解下一个漂亮的物件：“拿着这个，你会需要的！”她担心这是一个诡计，便轻轻往后一跳，接过从半空中飞来的东西。她看了一眼，是波吕尼刻斯的最漂亮的匕首，当初她是那么喜欢它。她感谢他这一好笑的小小美意。他俩玩耍时习惯上就是这样做的，但她这次却没有像习惯上那样做个吓人的鬼脸来回答。他忙着关好城门。沉重的门扇吱嘎响着关闭起来。安提戈涅心情苦闷。她望着门上那加固用的装饰物。每当她返回城里时，她总是自豪地看到它们。她听见哥哥拖走了伊斯墨涅。这次伊斯墨涅大声哭了起来。安提戈涅转过身去。她带走的只有波吕尼刻斯的匕首和俄狄浦斯的讨饭袋。她想：“该是我为他讨饭。”厄忒俄克勒斯站在城墙上，望着她走远了。他喊了她好多声，但她没有回头。她加快了脚步，因为已经看不见父亲的身影了。

安提戈涅不再奔跑，她知道只要步行就能赶上俄狄浦斯。她跟着他，但她的心却飞了。她没有想着他，而是想着忒拜。在她前面，父亲的高大身影艰难地前进着，带着他始终不改的那种疯子一般的固执脾气前进着。她觉得对他升起的一股怒火在心中翻腾。如果只是为了把她赶走，那当初为什么要在心里去呼唤她呢？如果只是为了突然离去，那当初他为什么要在处于受辱和卑贱的地位时还在忒拜城呆那么久呢？后果就是这样：两位哥哥觊觎王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相对立；他本人像畜生一样被赶出宫殿和城市，而她却不能忍受这场灾祸，跟了他来，身上没有外套，脚上没有步行用的鞋子，还把伊斯墨涅一个孤身女子留在了宫廷斗争和阴谋诡计中间。

她惊恐了，发怒了，因为她发现除了一个国王的女儿那些琐碎小事之外，她对生活一无所知。所有只在忒拜才有价值的东西，所有抬高她的身价的东西，如今都已失去了，都已湮没在被厄忒俄克勒斯叫做疯狂和可笑的父亲的冒险中了。

那个高大的、弯着腰的身躯在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上踉踉跄跄地前进着。当她走近这个身躯的时候，她感到升起一股怒气，她恨那些把他赶了出来的人，恨那个操纵那些人的人：克瑞翁。克瑞翁十分喜爱伊斯墨涅，因为她长得酷似伊俄卡斯忒，而她安提戈涅那对于女子来说过高的身材和今已暗淡无光的面容却是得之于父亲。但是母亲谈及她的身材和面容时还是说：“你像父亲，耐心一些，你会很美，也许很美。”

她走近俄狄浦斯了。他迈着游移不定的脚步艰难地行走，一步不停，用手杖在前面探着路。她腹中饿了，口中渴了。她像他一样被太阳晒着，但她走得快些，可以不时躲在树荫下休息。

俄狄浦斯走近一眼水井，一位农妇拉着孩子也走到那里。命令想来是从忒拜发出了，因为这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这位妇女住得偏僻，没有接到通知。她看到他是瞎子，便给他一些水。她倒满他的葫芦。他请她把水浇在自己头上。她笑了：“像当兵的那样？”他叹息道：“像我过去一样。”她可怜地、尊敬地望着他。他向她致谢。尽管眼上蒙着布，他仍然有着一张令人钦佩的笑脸。他又上路了。

安提戈涅一直走到井旁。她报出自己的姓名。妇人也报出自己的姓名，作为回答。她叫伊里萨。她把放在井沿上的碗倒满水，两人一起喝了起来。是安提戈涅陪伴瞎子吗？她回答说是的。“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走，他会摔疼的。”“他不要我



管。”“他不要你管，他不要你管，他很快就会摔伤的。要强迫他，孩子！”安提戈涅惊呆了：“强迫他？”“是呀！是要强迫他，也许他高兴你这样做。他这样独身一人有很久了吗？”“人家今天早晨把他赶出了忒拜。”“唉呀，那是他，杀死父亲的老暴君！我不该对他讲话。我必须涤除我的罪恶，还有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呀？”安提戈涅熟悉忒拜的礼仪，很有威望地为他们完成了涤罪仪式。伊里萨放下心来，准备走开。安提戈涅大着胆子求她给些东西吃。伊里萨回到家里，拿来一块面包。她对安提戈涅微微一笑，但并不走近前来交给她。她把面包扔在地上。安提戈涅俯下身去，捡了起来。

俄狄浦斯感到头晕。一离开城中那浓荫密布的街道，走上这坎坷不平的道路，风吹日晒，没有保护，他就有了这种感觉。这是因为阳光照在眼睛的伤疤上，还是因为坐在宫殿小厅圆柱脚下的地上经过数月没有活动受了阴风？他觉得仿佛正在穿越划过昏暗闪电的红雾，或者进入很快感到眼白痛楚的地区。每走一步，他都有点儿歪向左边，或歪向右边。他既希望又担心继续这样走下去，直到跌在地上。他加快脚步，但不是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因为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会走到哪里。他加快脚步，因为他是那个总要急急忙忙的俄狄浦斯，总要被别人、事件和神谕催促的俄狄浦斯。除非事件——或是神谕——就是伊俄卡斯忒，他们一起走出这个被人称为时间的东西。

当伊里萨在他头上浇水的时候，他曾经想到过一种冰冷的命运就是这样降临在他身上，这就是他所说的幸福。自此以后，他的头脑里只剩下不知从何而来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互不